

一个人的一生为“口蜜腹剑”四字定论，而这四字又作为成语流传下来，无疑还要永远地流传下去，李林甫之遗臭万年，也真臭得极有水平了。

口蜜腹剑李林甫

历史上的奸人，城府之深者，大约首推李林甫。此人读书不多，但靠着非凡的投机钻营的本事，却爬上了宰相的高位，并把持朝政达 19 年之久；他堵塞言路，妒贤嫉能，凡本事高于己者，一概逐斥不用，以至玄宗后期的唐王朝，全是碌碌之辈；他当面是人，背后是鬼，口有蜜，腹藏剑，整了你，你还要对他感恩载德；他善于揣度主子的心思，自己却喜怒不于形色，以至和他同朝为官的大多数人，除了对他唯唯诺诺外，不敢有丝毫的个人主见。朝政由这样的人物把持，而且还达 19 年之久，极盛一时的唐王朝由此走向衰落，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。李林甫这种政治毒瘤虽然是专制体制下的产物，但在今天，一旦气候和土壤条件适合，这种政治毒瘤照样能够产生，实际上也不断地在产生着，只不过是大小不同而已。因此，对李林甫的畸形性格进行一番了解，也就是有必要的了。

—

李林甫小名哥奴，出生年月不详，是唐王朝皇家李氏宗

室。他是唐高祖李渊堂兄弟平王李叔良的曾孙，他的父亲李思诲当过杨府参军。

李林甫进入仕途，先是靠裙带关系，后来靠投机钻营。他小的时候也颇聪明，模样也不错，尤其是对音乐很有些悟性。若是在今天，大可以去参加诸如魅力男女或超男之类的电视大赛的。他虽然没机会去参加电视大赛之类的盛会，却是为后来的跑官者们树立了一个如何跑官的榜样。他凭着宗室的身份，稍长，即当上了一个千牛直长。千牛直长即宫廷侍卫，是个从七品的小官。倘若李林甫只是个宗室成员，那么，也许这个千牛直长说不定就要他干一辈子了，但他还有个舅舅，叫姜皎，爵位是楚国公，而且很受皇帝宠信。这个身为楚国公又得到皇帝宠信的姜皎，很喜欢善长于音律的李林甫。有了这样一个舅舅的关照，李林甫的升迁也就比之旁人来要快得多。到了唐玄宗开元初年，李林甫就由从七品的千牛直长，升任为正五品下的太子中允。李林甫当然也不满足于当个太子中允，他还得再跑关系。正好，他除了有舅舅姜皎这层关系外，又通过一个叫孙光乘的人与担任侍中的源乾曜搭上了关系。孙光乘是源乾曜的侄儿，又是李林甫舅舅姜皎的妹婿。侍中这个官因是陪侍皇帝的官，实权极大，李林甫跑官的路子自然就通到了源乾曜那儿。他厚颜无耻地通过源乾曜的儿子源

吴之贵

洁向源乾曜要官，而且胃口不小，一开口就要当司门郎中。这就叫源乾曜为难了。源乾曜并不是讨厌李林甫要官的行为卑劣，而是为难于他要的官要得不妥。源乾曜抱怨道：当郎中是要有德行和才学的，哥奴的德行和那点本事哪里能当郎中呢？但抱怨归抱怨，没几天，源乾曜还是帮李林甫弄了个谕德的职务。谕德虽然是个闲职，但级别不低，比司门郎中还高出一格，四品。李林甫以四品的谕德为起跑线，终于爬到了国子司业这个位子上。国子司业虽然也是四品，但就重要得多了，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国立大学副校长之类。唐玄宗开元十四年，他当上了御使中丞，刑部、吏部侍郎。从此，他也就具备了继续向权力中枢钻营的平台。

李林甫当然知道，要想进入权力中枢，最终要走皇帝的这条路子。以前他的官小，想走这条路子也无门路。如今，他有这个资格了。他采取的办法，首先就是买通宫中一切可以买通的人。这一来，他就在皇帝的身边安插了不少自己的耳目。他探知后宫中武惠妃最受宠。这武惠妃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封寿王，一个封盛王。由于武惠妃受宠之故，太子李瑛就被皇帝越来越疏远了。无孔不入的李林甫马上通过他买通的宫人向武惠妃表忠心，说他愿为寿王当上太子效劳。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，正是武惠妃求之不得的事。一听李林甫愿为此事出力，果真是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，武惠妃从此也就青眼于李

林甫了。

李林甫之钻营，可谓无所不用其极。侍中裴光庭的老婆是武三思的女儿，而当时很受唐玄宗宠信的宦官高力士又出自于武三思门下，这一来，裴光庭就倒霉了。为了多条往上爬的路子，李林甫竟然把裴光庭的老婆弄到了手。裴光庭除了侍中的官帽之外，无奈地又多了一顶李林甫给戴上的绿帽。武三思的这个女儿，也是个诡谲有才略之人。她老公裴光庭一死，她就哀求高力士，请其言于皇上，让李林甫接替她男人空出来的位子。当然，要当侍中这事非同小可，高力士不敢贸然去说。此事高力士虽然未敢去说，但他知道旧主的目的不过就是要让情夫弄个更大的官当当。后来，唐玄宗叫中书令萧嵩为他择相，萧嵩就推荐了韩休。高力士一得到这个消息，马上就悄悄地报告了武三思的女儿。武三思的女儿果真非等闲之辈，立即将情夫李林甫叫了来，要他将这消息抢先一步去告诉韩休。李林甫在韩休面前的这一卖乖真起作用，韩休当上宰相后，很感激李林甫，反而和推荐他为相的萧嵩闹起了矛盾。为报李林甫透风之恩，韩休给皇帝建议，说李林甫有为相之才。同时，武惠妃也不失时机地吹枕边风。里外夹攻，李林甫成功了，被拜黄门侍郎。黄门侍郎为正三品，仅次于侍中，可随时接近皇上，参与朝政决策。一代大奸李林甫，终于钻进了唐王朝的权力中枢。

二

李林甫进入唐王朝的权力中枢后，深知为了保住荣华富贵，必须随时讨得皇帝的欢心。为此，他利用买通的宫中宦官和后妃，对于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进行监视，将皇帝的一举一动随时通知他。这样，皇帝想什么，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等等，他都一清二楚。因此，他“出言进奏，动必称旨”，自然讨得皇帝的欢心。对于同僚，表面上他总是和和气气，言语谦恭，心里面却时时打着小算盘，一旦发现谁比他有能耐，或者不老老实实顺从于他，他就会处心积虑设下种种圈套，使对方轻者贬官，重者杀头，甚至株连九族。

李林甫对付时任中书令的张九龄，就用了当面不说，背后乱说的手段。张九龄是唐玄宗时的一代贤相，忠肝义胆，敢作敢为。李林甫一直把张九龄这样的正直之士当成自己往上爬的障碍。当时，太子李瑛、鄂王李瑶、光王李琬，都因为自己的母亲受冷落而有些怨言。驸马都尉杨洄听到后，就去向武惠妃告密，武惠妃马上又在枕边吹给了唐玄宗。唐玄宗一听大怒，就找宰相们来商量，准备惩处这三个皇儿。张九龄当即就表示了反对意见。张九龄说：皇帝您三个儿子养大成人很不容易，一旦失去不可再得。太子是国家的根本，长年生活在宫中，受到陛下您的亲自教导，没人看到太子有什么过错。陛下怎么能因一时的不高兴

就可以将太子废掉呢?臣我可不敢执行您这样的命令。唐玄宗见张九龄不顺从自己,但又说得在理,虽极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。当时李林甫也在场,但他当面什么也不说。等到会一散,这家伙就去对宫中的人说:皇上对自己的儿子如何处理,这是皇上的家事,外人有什么资格来说三道四的呢?这一招既在皇帝面前卖了乖,又从背后给了张九龄一箭。当时的朔方节度使叫牛仙客,有些政绩,玄宗很喜欢,准备将他提升到朝中来拜相。张九龄从大局出发,又表示了反对意见。张九龄说:牛仙客既然担任戍边将领,那么训练军队,储藏粮草,这些都是他的本职工作,他应该做的。他若做得好,陛下奖赏他就行了,但却因此提升拜相,恐怕不合适,请陛下慎重考虑。唐玄宗听了张九龄这一番反对意见,虽不顺耳,却也一时无话可说。李林甫在场,恭恭敬敬,还是一言不发。但一下来,他就马上给牛仙客通风报信,用今天的话来说,就是泄露组织机密。牛仙客知道内情后,第二天一上朝,就对皇帝哭着说要让出已有的爵位。牛仙客这一以退为进的招数果然奏效。唐玄宗又想对牛仙客行实封之命,并让他兼领尚书,张九龄仍表示了反对意见。这一回皇帝发脾气了,铁青着脸问张九龄:难道什么事情都要按你的意见办吗?张九龄也真是个硬骨头,皇帝发脾气了,他不管,照样坚持己见。他说:陛下既然让我当这个宰相,那么出现了不合情

理的事,我当然要向陛下说明。这些意见也许与圣意不符,我该当死罪。唐玄宗自然听出这些软中带硬的话,还是不同意升用牛仙客,于是不客气地质问张九龄道:你是不是以为牛仙客无门籍,难道你又是出于什么门阀吗?张九龄并未被吓倒,仍冷静地回答道:我出身自是低微的,而牛仙客是中华之士,但我可是陛下任命的宰相,负责着皇上的诏命。牛仙客只是河湟一使典,目不识丁,若委以大任,我看是不合适的。当张九龄在朝廷上和皇帝据理而争时,李林甫装聋作哑,一下来,他马上就活动开了。他私下对唐玄宗说:只要有本事,认不认得字有什么关系呢?皇上要用什么人就用什么人,有什么可不可以的!他在理顺了唐玄宗毛的同时,又给了张九龄狠毒的一箭。几次这样的冷箭射下来,张九龄最终被阴毒的李林甫掀下了台。

李林甫这阴一套阳一套的手段,同样用在了另外两个宰相的身上。唐玄宗住在东都洛阳,据说洛阳在闹鬼怪,唐玄宗害怕了,想搬到西京长安去。皇帝西幸,兴师动众,自然是大事,于是找了宰相裴冕和张曲江来商量。这两位一听,即表示反对。他们说,现在正是老百姓秋收的大忙季节,皇帝此时西幸,惊动太大,势必影响到老百姓收割庄稼,因此最好等到收割完毕,进入冬季后再走。李林甫这时刚拜相不久,也在场,但一言不发。皇帝见宰相们反对,心中自然是老

大不高兴,但一时也无可奈何。等到皇帝打发宰相们离开时,李林甫一跛一跛地落在了后面。皇帝问:你脚痛么?李林甫赶忙回答:我不是脚痛,而是想单独向皇上奏事。长安洛阳,是皇上的东西两宫,皇上想住哪一宫就住哪一宫,何必选择时间呢?倘若真因皇上西幸而影响了一点百姓的收获,那就免掉他们的一些赋税也就可以了。我请求皇上命令有关部门,立即准备皇上西幸长安。李林甫这一番话,不仅深得皇帝的欢心,又从背后给了裴冕等人狠狠的一刀。不久,裴冕等人被罢相。

李林甫设好了圈套诱人钻进去再加以收拾的另一典型,就是整治李适之。李适之,又名李昌,也是唐王朝宗室。此人特别喜欢喝酒,交游极广,与贺知章、李白、李璡、张旭、苏晋、焦遂、崔宗之这几个也极好酒的名人学士号称“饮中八仙”。他被拜相入阁,李林甫害怕他超过自己,就给他做了个套子,甜言蜜语地对他说:华山下有个金矿,如果开采,肯定能让国家富裕起来。李适之哪有李林甫这么多的心计呢?根本就没想到这是李林甫给他下的套,还以为是李林甫送给了自己一条巴结皇帝的好消息。于是,他在得了李林甫这话后,就迫不及待地唐玄宗汇报了。唐玄宗一听有这么好的事,马上把李林甫叫来询问。李林甫便不动声色地对皇上说:陛下,这事我早就知道的。但是,华山是陛下本命,王气所在,千万不可以

开发的,所以,我也就不敢将这事汇报给皇上。唐玄宗一听,不由得就出了一身冷汗。王气所在之地,怎么敢随意动土?唐玄宗感激李林甫保护了他李氏的王气根本,认为李林甫是个知根本、顾大局的人,自然便小看冒冒失失的李适之了,于是对李适之说:以后有什么事要汇报,先和李林甫说一说,不要再轻率了!李适之吃了这个哑巴亏,从此谨小慎微,不敢再放开手脚做事,可惜这也不能自保,最后还是被李林甫排挤出朝。照理说,李适之被贬出朝,已不可能再对李林甫构成任何威胁,但李林甫还是不罢休,又派人去查办。无奈,李适之饮毒而死。

三

李林甫对于不顺从自己的同僚或可能带来威胁的人,不管是什么人,哪怕是皇亲国戚,除了设圈套整治外,只要条件允许,他是直接迫害镇压。

为了讨好武惠妃,让武惠妃的儿子当上太子,原太子李瑛、鄂王李瑶、光王李琚最终被李林甫陷害而被废为庶人。太子妃的兄长、驸马都尉薛锈长被牵连而流放灊州,最后死在那里。当时的人把这桩案子称为“三庶”。这一桩大冤案,朝野上下无人不知。为了封住人们的口,三王被废为“三庶”后,李林甫就叫他的党羽散布什么有乌鹊建巢于大理寺狱。而据传说,乌鹊在大理寺狱建巢,就说明天下没有冤案。已经开始昏庸的唐玄宗不仅

信以为真,而且认为天下之所以无冤案,正是李林甫的功劳,于是又对李林甫加官晋级。李林甫为达斩草除根的目的,对已被贬为“三庶”的三王的迫害仍不罢手。当年冬天武惠妃生病,李林甫又诬告是三王作祟,致使三王被杀。

太子李瑛一被废,李林甫就建议立武惠妃生的儿子寿王李瑁为太子。但是,这一次唐玄宗却没有买他的账。唐玄宗认为,忠王李亨生性仁孝,年龄最大,立为太子才合适。李林甫当然不会公开反对皇帝的意见,但私下却时刻寻找机会诬陷太子,总盼着将李亨的太子位废除,因为他清楚,李亨是知道自己反对立他为太子的,一旦李亨继承大统,他就不会有好日子过。于是,他叫洛阳别驾魏林进行诬告。魏林受命,就诬告说担任陇右、河西节度使的王忠嗣因小时与太子李亨同养宫中,和太子关系非同一般,因此答应拥兵辅佐太子。假如魏林诬告得手,李亨就有抢班夺权的谋反嫌疑,后果不堪设想。但此时的唐玄宗还有些清醒,反驳道:我儿长年生活在深宫之中,哪能和外面的人联络呢?这个说法不可信,太子李亨才躲过一劫。李林甫并不就此罢手。不能直接整倒太子,他就从太子身边的人入手。太子妃韦氏有个哥哥叫韦坚,在朝中颇有权势,李林甫表面上极尽讨好巴结之能事,背地里,却叫自己的亲信御使中丞杨慎矜暗中监视韦坚的一举一动。一年正月十五,

皇太子出宫游玩,碰到了韦坚。太子与大臣私下见面,这是大忌。但两人均失之于小心,没有避讳不见。杨慎矜发现后,马上报告了皇帝。唐玄宗一听大怒,认为这是不轨,立即将韦坚罢黜,并免去了韦氏的太子妃。李林甫趁机落井下石,说韦坚与宰相李适之关系不正常,过分轻佻,还顺手将他不满意的裴宽、韩朝宗一道告了,说这两人也跟着太子和李适之一道昵狎。这一瓢油将唐玄宗的怒火浇旺了,于是唐玄宗下令,要韦坚自尽,裴宽和韩朝宗则被撵出了朝廷。这一来,就先削弱了太子的势力。而为李林甫告密的杨慎矜的下场更惨。整死韦坚,撵走裴、韩二人后,大约杨慎矜告密有功,被唐玄宗提拔了,权力相应地越来越大。这又引起了李林甫的忌恨。他是一点也容不得任何人可能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的。于是,他整人的矛头自然地就又对准了杨慎矜这个过去的心腹。他先提拔了一个叫王鉷的人当上御使中丞,收为心腹,然后叫王鉷密告杨慎矜图谋不轨。结果,杨慎矜不仅被杀,还连累了自己一家人,使自己全家50多人都跟着被杀了。

对于外官敢于反对他的,李林甫迫害起来就直截了当。有一个叫赵奉章的太守上告李林甫,并拟了李林甫的二十多条罪状。奏章还未送到皇帝那儿,李林甫知道了,马上下令御使台将赵奉章逮捕,反诬赵奉章妖言惑众,一顿乱棒,将赵奉章活活打死。

李林甫为了封杀众人之口,以便他一手遮天,他把谏官们召集起来威胁道:我们皇上是非常英明的,我们作臣子的,只要按皇上的旨意办事就行了,不要自作聪明搞什么建言献策。你们看到那些做仪仗用的立仗马了吗?它们只要老老实实在地一天到晚不叫唤,就可以享受三品官员的饲料,若有哪匹马耐不住寂寞,偏要叫一声,那就要立即把它撵出仪仗队去,它即使觉得委屈还想叫,但它还有叫的机会吗?这些谏官们都想保住自己的俸禄,自然谁也不敢“叫”,自此,朝廷的言路就被李林甫堵塞死了。

李林甫的忌妒之心,就连皇帝随意称赞一下的人也决不放。有个叫卢绚的人,担任兵部侍郎。一次,唐玄宗在勤政楼上观看演武,他骑马从楼下走过。唐玄宗透过帘子看到卢绚一表人才,不由得多看了几眼,并随口赞叹了几句。李林甫安排在皇帝身边的耳目即将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李林甫。李林甫表面上不动声色,心中却一下子妒火中烧。他随即将卢绚的子弟们叫来,一副关心的样子对他们说:卢绚老先生一向有很好的政声,交州、广州正缺人才,皇上准备让卢绚到那里去,你们看行不行呢?要是卢老先生嫌交州、广州太远,那就有可能降职。我看,交、广二州确实远了点,卢老先生是否申请降职到东都洛阳去,那儿可是不错的。如今的广州,其繁荣自不在现在的西安之下,但在以长安、洛阳为东西二京的

唐代,广州真还是个边远的蛮夷之地。李林甫的这番恐吓,真把卢绚给吓着了,于是钻进李林甫的圈套给皇帝上表,结果被贬为华州刺史。李林甫并不罢休。卢绚还未到任,李林甫又诬告卢绚有病,不能处理公务,再将卢绚贬为詹事。卢绚因为无意中被皇帝称赞了几句,就被李林甫打翻在地,还踏上了一只脚。

李林甫为了整人,专门在家里设了一间屋子,形似弯月,取名为偃月堂。他一旦有了想整的目标,就躲进这偃月堂里去,精思极虑。你只要看到这家伙从偃月堂里出来时兴高采烈,那就是他一整套整人的方案已经思考成熟了,那么,他想整的这个人及其一家,也就大祸临头,无法躲脱了。

四

为了将一切可能对他造成威胁的人扼杀于摇篮之中,李林甫是绞尽脑汁,无所不用其极。唐玄宗曾下令广求天下有才之士,凡有一技之长者,都可以到京城来面见皇帝自荐。这一来李林甫作慌了,他既怕有真才实学的人被皇帝发现,更怕他的种种恶行被这些来至底层的人揭发。于是,他又在皇帝面前耍上了手腕。他对唐玄宗说:这些来自乡野的人言行举止粗鄙,不懂得礼仪,要是皇上您亲自接见他们,恐怕那些乡言俚语有污圣听。因此,可否先令郡县长官先挑选一遍,将那些确实有本事的人上报到朝廷来,再叫尚书进行复试,

并让御使中丞监试,再将名实相副的人奏报皇上,请皇上量才任用。自拜李林甫为相后,唐玄宗已经听惯了甜言蜜语的顺耳话,失去了初登帝位时的勤奋,沉溺于宫中享乐去了。这广求天下人才的命令,说不定只是他脑子一时发热也未可知,而李林甫的这番话,不仅甜蜜,而且天衣无缝,唐玄宗听了,又糊里糊涂地宣旨照办。李林甫蒙住了唐玄宗后,又叫考官们做下手脚,让全国应试的人,无一人合格。泱泱大国无一人合格,这应该是悲哀的事吧?但到了李林甫的嘴里,居然又成了喜事。他对唐玄宗报告说:无一人应试合格,说明凡有本事的人都被皇上您任用了,这是野无遗贤啊,皇恩浩荡,万寿无疆!

李林甫为人,能整的整,该巴结的巴结。他即便是巴结,也别出心裁,巴结得既让人舒服,还巴结得滴水不漏,让旁观者有话也说不出来。唐玄宗开元二十年,吏部置南院,自然就有人事任免,这任免的大权,就掌握在李林甫的手中。宁王为了安排自己的亲信,不惜降低身份亲自到李林甫的住处递条子。李林甫打开条子一看共有10人,便笑着对宁王说:宁王要安排的人,我肯定照办,但若照您的要求全安排了,别人提意见也不好回答。宁王可否从中找一个人准我不安排,并让我公布出去,这样别人就无话可说了。宁王一听,觉得有理,何况推荐10人就安排了9个,给的面子也够大了,也

就欣然同意了。于是，李林甫安排完9人之后，找了一个替死鬼，故意说就因为这人走了宁王的后门，此种歪风应于杜绝，所以不安排。真是当了婊子，又立了牌坊。

李林甫是个纨绔子弟，书读得少，在文字方面就免不了要闹笑话丢人现眼。一次，李林甫在对官员进行考核时，负责写评语的严迥在评语中用了“杕杜”二字。“杕”字音“第”，树木孤零独立之意。杕杜一词，原指孤生的杜梨树。但李林甫不认识这个“杕”字，将其误认为是“杖”字，便问吏部侍郎韦陟道：“杖杜”是什么意思？韦陟知道李林甫的德性，要是当着众人的面说你把字读错了，那还了得？只好装聋作哑，不敢回答。

太常少卿姜度，是李林甫的舅子。姜度的老婆生了个儿子，作为亲戚，李林甫少不了要表示表示。其实，李林甫老实一点，送点鸡蛋之类营养品也就可以了，既实惠也绝对不会出洋相。但李林甫不，他偏要舞文弄墨一番，手书了一幅条幅去祝贺。这一来，他的洋相也就出大了。古人生女称弄氏，生子称弄璋。璋是美玉，弄璋有恭贺之意。李林甫是一知半解，大约听说过弄璋之说，但不明其意，于是这个堂堂宰相竟写成了“闻有弄璋之庆”。璋者，一种不讨人喜欢的小动物也。璋成了獐，贺喜的客人们见了，皆掩口而笑。

李林甫肚子里的墨水虽然少，但坏点子实在多。唐朝自高

祖李渊起，李世民继之，边关统帅，哪怕是忠孝有才略的，也不让他们独担节度使的重任，总是以文官重臣担任节度使兼统边关将士。这类文官重臣出则为将，一旦被朝廷召回，不少人都被拜为宰相。唐玄宗开元年间，张嘉贞、王唆、张说等人都是以节度使身份入朝拜相的。因此，李林甫也就最怕让有本事的文官大臣去当节度使。他怕这些当节度使的大臣有了功劳后回朝拜相对他构成威胁。于是，他又对唐玄宗出馊主意道：让文官去当节度使，这些文官都害怕冲锋陷阵，不如用出身低微的将士和蕃将。蕃将英勇善战，出身低微的将士不可能结成朋党。李林甫之所以推荐蕃将和出身低微的将士担任节度使，就是因为这些人一般都没有什么文化，即使功劳再大，也不可能入朝拜相。已经昏庸了的唐玄宗又一次上了李林甫的当，结果，让安禄山、史思明这样的蕃将得以大权独揽，最终酿成“安史之乱”，极盛一时的唐王朝由此开始衰落。

五

权、钱、色，是一切贪官污吏的堕落之源。李林甫也不例外。他大权独揽，少不了要搜括民财。他仅在京城郊外的住宅就占尽了上等的肥沃之地。到了晚年，他则沉溺于声色之中。他到底有多少女人，恐怕连他自己也搞不清，一言以蔽之，是“姬侍盈房”。所谓做贼者心虚，李林甫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自然比任何人

都清楚，因此，他一天到晚最担心的，就是众多的仇家找刺客来和他算账。为此，他的防御措施也做得非常到位。他每次外出，都有一大帮壮汉仆从鸣锣开道，在他轿子的前后一两百步之内不许有行人，谓之曰“金吾静街”。他的住宅更是诡迷，走马转角，而且遍设暗道机关。每晚他到底住哪一间屋子，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。当然，这样的活法想必也十分累。

李林甫死于唐玄宗天宝十五年。刚死时，是很荣幸的，获赠太尉、扬州大都督等荣誉称号。可惜好景不长。继他之后任宰相的杨国忠，在他生前对他是又怕又恨，奈何他不得。杨国忠一旦大权在握，就迫不及待地要出一出胸中的鸟气了。他以李林甫之道还治李林甫之身，诬告李林甫勾结蕃将阿布思谋反，并诱导李林甫亲戚中没有得过李林甫好处、或对李林甫有过节的人来作证。此时的唐玄宗之对杨国忠，就像当初对李林甫一般，是百依百顺，于是听从了杨国忠的诬告，下旨剥夺了李林甫的一切爵位，将他废为庶人，子女充军，家产全部没收。李林甫费尽心机折腾了一辈子，到头来，还是落得个“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”

（作者单位：贵州师范大学）